走进秋天

□宋伯航

一眨眼夏天转身去了，秋便匆匆向我们走来。秋是伴着清爽的熏风，掠过山峦，涉过河流，一路抵达季节挡不住的风景，于是，大地便铺满了金色的秋韵。

曾经掠过春风的轻抚，夏雨的洗慰，秋天因此变得格外深邃旷达。秋天是一年四季中最绚丽的季节。眼前的世界象刚经甘泉的沐浴，好一派秋高气爽，天高云淡的秋。

秋天的天空是湛蓝的。穹庐之上，白云变得格外洁白，透过缭隙望去，辽阔深邃的长空，宛若移动着平静的海面，闪着蓝宝石一样的光环，足以让人心旷神怡，畅怀无比。

秋天的大地是最美的。山河之间，草木变得黄绿相间，原野披锦挂锻。田园缀满了金黄的果实，散发着沁心的馨香，正所谓春华秋实，物盛揽情。

秋天一天天的深了。小河不再像曾经那样的喧闹，寂寞的流淌，变得更加清澈，水中那些残留而没有经过秋风的水草，还是依然的碧绿。天空传来大雁低吟的鸣叫，整齐的雁阵又一次从熟悉的天空滑过。

人们的目光跟着秋天炫彻闪亮，心境随着秋天激怀高远，像秋天的长空一般明朗，像秋天的果实一般饱满，像秋天的河水一般清澈，像秋天的神韵一般绚烂。

秋天正迎接季节赶路，风风火火的，充实丰盈的。让人真切听到田野上的丰收欢笑声，还有劳动者忙碌的身影，那是勤劳的人们在绘制一幅装帧秋天的风景画……

秋天匆匆的来了，对于复始更替的季节而言，秋天不只是一个匆匆地过客。然而，物华秋实，万物充盈，审视秋天的高度多像我们的人生。对于懦弱的人，秋天确意味着啸肃，但对于一个勤劳的人，秋天则是不尽的收获，而对于一个智慧的人，秋天却是来年期盼的希望。

秋天是世界上一阕永恒的诗篇，秋天是人间一幅斑斓多彩的风景画，秋天更是一年生活无尽福祉的向往。

入　秋

□杨勤华

入秋了，该是将火热收起的时候了，却偏偏依依不舍，甚至更加热烈。

走在入秋的骄阳中，有一团火在身体的周围燃烧，另有一团火在胸中燃烧。这样奥热的天气怎么还是秋呢?

你看，早晨还油亮的枝叶现在都已经蔫了，没精打采的将绿色打成包裹。站在水岸边，有一股热浪阵阵的迎面袭来，看那在水面游动的鱼，顿生几分羡慕和嫉妒。牵牛花匍匐在地下将红色或蓝色的花朵隐藏在南瓜的藤蔓下，南瓜们皱着肿胀的脸一副苦不堪言的表情。

盼了许久的秋，就这么的终于来了，却和夏没有多少的区别，于是，女孩子们依旧大胆地穿着时尚的短装，撑着好看的太阳伞，继续尽情展露着艳丽。于是，男孩子们又可以故意袒露着并不怎么健壮的胸肌，握着硕大的手机，慢条斯理的做出悠闲悠然的举止。只有那上了年纪的老人，闲散地坐在树阴下，眼睛里是一泓湖水，淡看在炎热中往来的过客。一个牵着京巴的中年女子走了过来，狗儿似乎很快活，一路小跑，让紧跟的女子气喘吁吁香汗淋漓，女子无奈地抱怨着："空调屋里不呆，偏偏要跑出来，这大热的天，脑子坏了吧。"小狗并不介意女主人的不快，往一个收废旧品的中年男子的三楼车前凑热闹，男子赶紧将车绕开，嘴里嘟噜着："大热的天，你凑什么热闹呢，轧着你，我赔不起。"

几乎每一个三岔路口，都会有一车满满的西瓜停在路边，操着北方口音的卖瓜人头上扎着毛巾，吆喝着："新鲜西瓜便宜卖，不甜不脆不要钱"。再好的饮料都比不上西瓜，如今的人们更懂得了纯天然食物的价值，西瓜是解暑最好的水果呢，一车的西瓜一天便能卖完。倒是垃圾桶处的气味更难闻了，扔进桶里的西瓜皮和没有吃完的西瓜将垃圾桶堆满，发酵的酸臭气味阵阵的飘散着，让路过的人掩鼻眉头紧皱，这么大热的天，怎好让保洁员随时来清理呢，只好忍耐一下了。

"秋老虎更厉害"虽然多有抱怨，却也能感觉到了秋意已经来临，不过，需要细细的观察，细细的品味。自"立秋"后，早晚就有了些许的变化：夏天里的早晚，闷热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，入了秋，早晚虽依旧有些热，但有了风，空气便不再沉闷而在流动，身子上的汗水似乎也不是黏糊糊的，而是湿漉漉。天变得更蓝了，蓝得让人想入非非，还有那云白得耀眼，就像一朵朵盛开的巨花。花盆里的太阳花，一边不停地绽放着，一边在聚集着种子，每一朵花，凋零后就会很快孕育出一个种子的"仓库"，轻轻掰开，里面会散落出无数个细小的种子，它们可是明年的希望。白兰的花香更浓了，花朵也更大了，每一棵叶片也沾染了香气，嗅一息白兰的香气，便少了许多的暑气。知了已不再小心翼翼，无论是在城里的香樟树上，还是在乡下的大槐树上，它都扯开嗓子叫个不停，管你乐意还是不乐意。那条村村通公路两旁的成排杨树，都挺直了身子挂满了枝叶，行进在其中给人幽远的情味，愉悦的心情不言自愈。田野里的野芦苇一片廋黄，精神抖擞地在阳光下轻轻晃动，它们再也不用孤独，田地里已有农人的身影。茂密的草棵里飞出几只野鸽子，落到农家的庭院里，居然大模大样的与鸡鸭们争食……

"秋气"是乡下老农的用语，城里人很陌生，它却形象准确惟妙惟肖——秋天的气息来了，秋天有秋天的气象。入了秋，便不再是夏，那种热是夏的恋恋不舍，但是终归要离去的，纵然一步三回头，还是要走的，有时它会哭上几场，在流了几场眼泪后，便匆匆的离去了。有时候，秋风会将它吹散，秋风是有情的，更是有耐心的，会在忍耐一段时日后，慢慢地一点点的吹散它，直到将每个角落的暑热全部吹去。

通常夏是漫长的，但是秋亦不曾短，只是秋更重了情义，让人们误将初秋当作了夏的衍伸。当你一旦真的感知到秋的到来，便存了几分的感激，或许还会说："秋，真好！也挺厚道。"

望不穿的秋水

□付秀宏

秋水长天最耐看，清晰可鉴甚至达到艺术高度。细细腰身的小溪在飘动，三三两两的树木风姿绰约，四野漫起类似女性的秀雅，光影在成熟的草木间起落，蚂蚱用虫语翻译灵动的哲学，这一切叫人想起西方油画：旷远、安静、纯冽，并且深情。那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都透着精致的美，与突兀高大、寸草不生的高山形成强烈的反差。

望不穿的秋水，是湖水和山地的交错闪回，山是圣山，湖是圣湖，不时有大群牦牛或绵羊在迎面走来，偶有大漠孤烟，扶摇直上，是这片秋水细微的呼吸。

胡杨林像笔直的云松，直抚蓝天，树皮青中泛白，宛如另一潭柔细的秋水，清凉如梦。山底湖岸满地都是金黄的衰草，在阳光的直射下富丽堂皇。秋天的脚步好像停了下来，像马一样长啸一声，然后在明净的天空中震颤下去，这个时候我们只要闭上眼睛、手捂心脏，用耳朵听秋水的絮语就行了。

秋水寂寞坚强，清澈剔透。秋水旁的景物，如同富有磁力的名画家的画展，似乎一切都能被风吹走，而观众却纹丝不动，执意将生命基因储存的情感记忆唤醒。湖岸长满了二三十厘米的草，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植物，大部分金黄艳丽，也有红的绿的，一片片连接起来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从夏天的极盛到秋天的清瘦，怡人的还是淡眉与秋水。湖水是一面明镜，却怎样也望不穿它身体的底部。秋天时，它不再像夏天那般汹涌，而是静静地躺在那里，用大把大把阳光来探寻自己身体的秘密。

于是，在水的内部，有一种柔和而执著的光照，缓缓下降。这种光照像意念一样不断下潜，栽培着一种叫秋心的植物。这种植物，以沉静和融合的方式来证明自身，像气息一样平稳，像经书一样频频诵读。最后，在天高云淡的空间里，它无处不在。

秋水是望不穿的，因为它是有关淡定的学业、有关内涵的神谕。伴随阳光的渐渐南去，秋水收了心韵，用魔法把丹桂和红叶迷醉，在滩头原野、江心湖面，留下一行行乡愁的诗句。秋水修炼着自己，也朗诵和倾听着自己。

湖水萦萦，秋风习习。老村静卧，月下秋水，粼光闪烁，秋风渐瘦。秋风向着低洼的水渠颔首，似沉默老者，悠然张望天空排过的雁阵。四湖烟水，笼遍野秋思、一川诗意。

秋水是守望、深思，还是聚合、离别，无论作哪一种解释，皆能使人产生哲学上的情感。秋水不言不语，不含渣滓，却并非一览无余；秋水没有枝节，却又低沉缠绵。

有人说，望不穿的秋水是爱情的见证者，有人说秋水如果来得不清、来得不静就是没有修炼到家，望不穿的秋水犹如一块色泽素雅、柔软光滑的绸缎轻笼于身，不浮不躁，清丽、柔润，澹澹而动。

澹月挑在寺庙的飞檐上，疏朗清旷，风露凝香。舒婷说过："离永恒最近的是瞬间。"秋水真正的永恒，就是望不穿的瞬间，风清云自闲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望不穿的深情，眺不够的秀色。

回　家

□巩培汉

到江南已经近四十年了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尤其是父母去世之后，次数屈指可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思乡之情欲来欲浓。星期六闲暇，儿子买了车，说走就走。老家离铜陵400多公里，早晨出发，中午回去吃饭不耽搁，方便至极，这在过去我是不敢想像的。

我76年入伍到铜陵，从老家坐汽车，转火车，需要两天路程，可谓是昼夜兼程，一路疲惫不堪。儿子出生后，父母盼望急切，我和爱人都请了假带儿子回去，回想起来，无限酸楚。那时没有直达老家的汽车，只有坐火车转火车再转汽车。我提前买好火车票，早晨五点就忙乎起来，准备大包小包，再把儿子穿好吃饱，手提肩扛，直奔火车站，到车站一看，候车室里人山人海，噪声一片，大包小包堆积一地，无法插足，好不容易等到检票进站，蹬车的旅客前呼后拥，挤作一团，根本看不见列车门，儿子哇哇大哭，爱人急的一头大汗。怎么办？此时只好求助先上车的乘客，把列车窗户打开，把儿子送进去，而后，我们拼尽全力才上列车。那时候，生活条件无法形容，过道，座位底下，货架上都是塞满了土特产、蛇皮袋，还有鸡鸭鹅之类的家畜，最搞笑的是居然还有一头小猪秧装在柳条篮子里，气味无法形容。说是按号入座，可是车厢人满为患，根本走不动，我只好站立抱着儿子一直到南京站，而后在站内找窗口签证再上车。当时全国形势一样，交通十分不便，只有国营客车，过点不候。车上依然是拥挤不堪，人头攒动，噪声鼎沸，还有烟雾缭绕。儿子渴了，想去找点水，可是挪不开步，大冬天，只好喝一点果汁。到了明光下车，一看傻眼了，没有去老家的班车了，只好找旅社住一夜第二天再坐车回家，由于坐火车折腾，小孩不舒服，一晚基本没睡，挨到天亮，到汽车站买票上车直到下午才到家。到家后人已经瘫痪了，父母看到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，心疼不已。自此之后爱人一提到回我老家就紧张冒汗。

天翻地覆慨而慷。现在，已不能和过去相比。交通枢纽四通八达，交通工具五花八门，想到哪里随心所欲，飞机、高铁，快客、私家车、出租车到处都是，我们老家也通了高速、高铁，想回家，一句话的事。现在只要想回去，早上打个手机，让小弟准备饭菜，中午就到，唯一遗憾的是父母没有享受到日新月异的好时代，盼望孙子开车接他们来铜陵的愿望没有实现。

解读生活的美

□佟晨绪

放缓脚步慢慢走，用欣赏的眼光解读生活。你会发现，在繁华尘世中，还有那么多令人赏心悦目的美。

生活时而像一叶缓缓行于江上的小舟，没有固定的航程，也无需刻意地前行。风平浪静时，赏一赏江边的风景，"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"，别有一番闲情逸致。偶遇狂风暴雨，则平静沉稳地掌好船舵，等到骤雨初歇，又是一个大好晴天。

这是一种从容淡定的美，没有太多的起伏与跌宕，正如陈继儒所言："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上云卷云舒。"

生活时而又像一盘针锋相对的棋局。一时松懈便会节节败退，无论是弃车位保帅、以兵当将，还是弃卒保车、瓜剖棋布，每一步都是执棋者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用一种虔诚与谨慎的态度去对待棋局，在适当的时机执下最关键的棋子，无论最后是胜是败，都是生活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。相信自己，在经历了一番浴血厮杀后，即便不是最后的赢家，但你的心智已慢慢成熟，眼界也逐渐开阔。

这是一种激情澎湃的美。无论结果如何，都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。正如李白所言："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"

生活时而还像暴风雨中拼命挣扎的海燕。一阵狂风袭来，就有可能失去方向或生命，但只要它们还未折断翅膀，便还有再次飞翔的机会。风暴越猛烈，它们的舞姿越美艳动人。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便是这样，不畏困难，勇于斗争。对于生活中的挫折，我们所需要的便是这种傲骨，只有笑着面对人生的低谷，我们才能越飞越高。

这是一种不畏苦难的美。只要有坚忍的毅力便可以，正如泰戈尔诗中写道："世界以痛吻我，要我报之以歌。"

学会解读生活中的每一种境遇，或许它沉稳如舟，或许它激烈如棋，又或许它时逢风暴，而我们能做的唯有积极顺应它，勇敢面对它，争取战胜它。

接受生活给我们的所有历练，在行走的过程中自信地开拓天地，面临困难时别轻言放弃。只有涅槃的凤凰才能重生，同样，只有勇敢的我们才能走到成功的彼岸。

放缓脚步，慢慢走，静下心来，用欣赏的眼光解读我们的生活，你会发现它别具一格的美。

"一剪闲云一溪月，一程山水一年华。"你看，用心解读的生活愈加美好。

走笔大通

□林积才

坐吴头楚尾，居扬子江右，上接两湖，下通苏杭，无高山大河阻遏，有四通八达之利。大通者，六朝建镇，唐设水驿，至明清而成江南重镇。一时间商贾云集，引文人骚客纷至沓来。当我读着著名作家黄复彩《大通赋》中这些优美的句子时，就对大通产生了无限的想像。

1

2016年5月21日，我们一行7人应大通风景区文化总监吴华之邀，前去大通古镇与和悦洲徒步游览。在9路公交车上，正好碰上吴华夫妇，这个周六是他值班。吴华个头不高，十分壮实。架一副眼镜，透出文人气息。总是笑眯眯的，像个弥勒佛。喜欢说话，一口地道的桐城腔。他对大通文化和佛教文化颇有研究，著有《品读人生》散文集等文学作品。吴华告诉我们：大通现在若逢周末天气晴好，有上万人前来游览老街。早在明朝大通就是一块"舟楫穿梭，商贾云集"的漕运、盐务、商业繁盛发达的都市。在清朝和民国前期，大通更加繁荣，许多商人、官僚、洋商也纷纷聚集于此，以至于成为"安徽四大商埠"之一，被誉为"小上海"。俗话说：百闻不如一见。有人说不到西安不知道城市的古老，一不小心就踩到秦砖汉瓦。可以说不到大通不知道铜陵的厚重，一不小心就踩在了几百年前的石板路上。说着说着，终点站到了。此时，江边烟雨蒙蒙。正如诗中写道：大通港口柳如烟，簇簇人家赛辋川。侯吏颇诸巡逻事，插旗挝鼓送行船。

我们来到澜溪老街的入口处，吴华告诉我们：这条街建于元末明初，现存780米，有三大特色。一是街道在全球古城镇中是最宽的。最窄处7米，最宽处15米。可见当年的繁华和建筑理念的超前。二是这个街道地面铺的不是长条形石板而是正方形。据说是长条形石板易断，这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铺设时间是明代。由此可见，当年这条街繁华的程度了。三是这条街是活着的历史文化街区。近100多年来，皖中南各个时代不同特色建筑群的自然展示街。青砖黛瓦马头墙的门面房，呈现徽派建筑特色，现有传统建筑10多万平方米。

对面一座具有西洋风格的旧房引起我们的关注，原来这就是大通侵华日军俱乐部。这栋房子当时在大通是最高最大的建筑，有600平方米。所以就成了鬼子们的首选。由于这个房子离侵华日军旅团司令部很近，这里成为鬼子们寻欢作乐的场所，所以称之为俱乐部。墙上的文保牌提示我：1938年8月，日军侵占大通，对和悦洲、铁板洲轮番轰炸长达20多天，投弹1000多枚。这是侵华的罪证之一。

2

尽管小雨，老街上仍人来人往。在我们的身后，有四人排成一排，悠闲自在地欣赏着老街的风景。其中一人兴致所致大声说着：东不管西不管酒馆，穷也罢富也罢喝吧。可惜不知在哪家酒店门口看到的？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吴华说：这副对联就是我写的。后来被人家剽窃了。估计你是在铜陵县就是现在的义安区看到的。那人听罢，连忙说：真巧了。吴华说原来下联是：乐也罢忧也罢喝吧。那人连忙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？其中一个女同志说：你看他们不是"长枪"就是"短炮"，刚才还到处猛照，估计不是作家就是记者。一席话把我们都逗乐了。原来，他们是看到了"醉梦居"门口的对联而引发的感慨。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，"醉梦居"　黑底金子的书法牌匾就在眼前。苍劲有力，挥洒自如。落款余飚。吴华告诉我：这个匾额就是房主人写的，今年80高寿了。老人家不但书法好，诗写得也好。你看两边的对联：醉笑心境阔，梦美岁月长。门上正中间贴着大大的"福"字。文化素养跃然纸上，这对联是老人浪漫的人文情怀最好的诠释，那"福"字就是老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诗意的对联让我领略了梦的美好。这既是80岁老人的梦，也是大通的梦。

3

我们来到"和悦古渡口"准备前往和悦洲。这是一个明朝的古渡口。渡口的石板台阶被岁月打磨得光光滑滑，雨水打在上面可照出人来。大通与和悦洲之间的夹江就叫鹊江。是因为长龙山像一只喜鹊的头伸向长江而得名，大通古时又叫鹊头镇。春秋时，周景王八年（公元前537年），吴楚两国曾在鹊江岸边打过著名的"鹊岸之战"而载入史册，也让大通有了2500多年的文明史。就在吴华向我娓娓道来时，一声长鸣的汽笛让轮渡缓缓而来。轮渡上许多人踏上了这个明代的石板台阶，从我身边匆匆而过。我们此时此刻都只不过是大通的过客而已。不曾打过招呼，甚至连微笑都来不及。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吴华用手一指说。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边是浑水一边是清水，在浑水和清水之间形成了一条线，可谓泾渭分明。吴华说：是什么原因？我们都摇头。原来这是青通河与鹊江汇合处。青通河是九华山后山与梅山冲和天门山一带水流汇集，属于山泉水，比较澄碧。鹊江是长江上游水流入，比较浑浊。两处水流交汇形成了这一奇特的现象。有人感慨地说：半边清澈半边浑，大通和悦两边分。有人接着说：鹊江长江清还浊，水墨大通淡更浓。一群文人就是有诗意。也有人说：大江东去，通佛西来。对呀，这也许还是"大通"的另一种诠释。

4

有人说：一个城市的历史有两种存在形态，一是标本的历史，一是文本的历史。标本的历史就是历史的建筑，文本的历史就是档案和著作。标本与文本共存的城市弥漫着历史的骄傲与光荣。然而，城市的命运如同人的命运一样，充满了无常和无奈。不少显赫一时的城市消失了，既没有留下建筑也没有留下文字档案，只留下了似是而非的传说和杂乱无章的想像。

踏上和悦洲，不知怎的，我就想起了这些话来，我的心情因此沉重起来。我如同走进了圆明园遗址。羡慕嫉妒恨交织在一起。羡慕的是"小上海"就在三街十三巷的传说中。耳边响起歌谣：北风起，盐船开，盐船儿郎送钱来，安乐窝里乐开怀。嫉妒的是盐务督销局每年一亿二千万两税银让许多大城市望尘莫及。恨的是当年灯红酒绿、市声喧哗的"小上海"在岁月的风侵雨蚀后，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断壁残垣。

走在长长的麻石板路面上，两边严重毁坏的马头墙、吊脚楼，以及墙上依稀可辨认的商号"裕和祥号"、"泰顺号詹氏小鱼钩发记"，可以见证当年这里是"安徽四大商埠"之一。

我走进一位84岁徐姓老人家里，老人正在吃午饭。他曾在大通供销社当过会计，也曾自己制造过肥皂，按他自己的话说：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老人很健谈。听我说想了解和悦洲的历史，老人放下饭碗。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当年不仅有中心、三民、五权三条街，而且还有全部以三点水旁命名的十三条巷，更有各种作坊、商行、商店。在大关口二道街，仅蜡烛坊就有三四十家，酱园坊、织布坊各有数十家。从清末到抗战前，米行有20多家，水果行8家，大型轿行4家，木行3家，柴炭行数十家。还有银楼、酒楼、茶社，大小旅馆客栈、戏院、澡堂、学校、洋袜厂、火力发电厂、报馆等等。那时的和悦洲有房屋万栋以上，居民十万，"小上海"名不虚传。

5

与盐务招商局旧址一条马路之隔，是一个不起眼的青砖小瓦农舍。如果不是门旁提示牌，我肯定忽略它的存在。"著名作家黄复彩故居"让我眼前一亮。我曾拜读过他的文章《甘露寺》，里面的人物对话栩栩如生，细节描写丝丝入扣，平实的语言勾勒出生动的画面。他那特有的文字细腻感让我久久不忘，我一下子就对他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进而对他崇拜起来。我不认识黄复彩，凑近提示牌才知道黄复彩与共和国同龄，故居所在的这条路叫中山路。黄复彩在这里出生，童年在这里度过，后来移居和悦洲二道街、澜溪共和街64号。他下放过农村，也进过工厂，上过大学，不但是著名作家还是佛教文化研究学者、资深报人，著作等身。我还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《秋浦河》，后因市场需要，出版社将书名改为《红兜肚》。黄复彩曾感慨地说：用了这样一个媚俗的书名，获得了那一届安徽省最高文学奖一等奖。后来，每当重读这本书时，总有太多的遗憾，太多的羞涩。

6

返程途中，大通老街上理发店里不再理发的92岁的朱师傅手持拐杖坐在靠椅上看街上人来人往。钟表行里的张老板右眼戴着放大镜，见我们的到来抬起头来，那模样有点滑稽，如同电影里的"独眼龙"。传统手工制秤"夏洪兴"老店里的第五代传人夏大明正在认真的"钻研"着，那100多年的老秤让我念念不忘。沈记磨坊大大的广告：儿时的记忆，妈妈的味道。让我闻到了芝麻的香味。墙上的"毛主席万岁"犹在眼前，如今已化为历史的碎片了。那西班牙风格的钟楼和嘉庆年间的龙泉古井，让我回味无穷。大通主题展馆门口的对联在我脑海里时时浮现：青史有记大通镇浩浩商埠千载；坊间无忘小上海悠悠传说百年。

本报地址：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　邮政编码：244000　电话：总编室：5861226　编辑部：5860131（传真）　办公室：5861227
广告部：5861508　13093338989（联系人：缪振清）　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铜广证第3407006号　订阅：全国各地邮局（所）　订价：全年价80.00元　印刷：铜陵日报印刷厂